

高文襄公集

十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春秋正旨序

雪天自

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

莫大乎

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宜無如

義宜無如

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

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

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旣成乃沿襲至今無復

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大義淪亡曲議橫流大道

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

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一
侯以尊周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能安於心者旣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償夙志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卽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况出於後

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卽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况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寔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萬曆甲戌七月望東里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春秋正旨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
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
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
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
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
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
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
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
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

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
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
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
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
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
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
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
始諸魯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
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

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
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
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
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
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
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政者存
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
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
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

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
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
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
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
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
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
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
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
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
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

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旣通矣何以書無冰也

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

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况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畧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為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干紀非惟不知為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檣杌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

王不稱天罰且加於天子矣乃何為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者焉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

夫爲有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
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
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
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
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
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
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
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
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
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

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
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
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
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
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
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
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
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卽所謂褒也其所
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卽所謂貶也
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

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卽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強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

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公則削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

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僭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

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

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卽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

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於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謹及闡是歸謹及闡者由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是歸鄆謹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謹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謹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

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端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

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閱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

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為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為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
邪說當闢詎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
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
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
王從諾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
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卽有之亦麟其所麟而
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
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
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
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
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
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
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日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
則書之爲祥異則書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旣書有年
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
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
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
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
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
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早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
矣而况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
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
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啓人君矯誣之心彼
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
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啓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
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
者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爲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
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
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先生云春秋只是一

箇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
子也故爲之說曰權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
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
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
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
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爲
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
豈不可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己意曲
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麟龍種也生而火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較形象與繪者合惟是鱗甲乃就膚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魚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屈伸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感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于野城邑無有也又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踈馬生者馬踈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驢生羸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卽是而言則麟固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修德修政綏輯其民人以昌

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於生民之休戚卽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爲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興也予因親見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少息也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日進直講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十又九日 裕王殿下出閣講讀

上命翰林編修拱暨檢討陳氏充講讀官拱說四書陳說書經旣又有 諭先學庸語孟而後及經於是乃分說四書故事 藩邸說書如 日講例先訓字義後敷大義而止然 殿下聰明特達孜孜嚮學雖寒暑罔輟拱乃於所說書中凡有關於君德治道風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際必多衍數言仰圖感悟雖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歲久積藁頗多庚申拱旣遷國子祭酒乃乘暇次序成帙夫拱誠寡昧其說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固荒陋也然非 睿學克懋則荒陋之說何以自效
故特存之用志 日進之功云爾敢謂有所裨益乎
哉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講官高拱頓首謹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大學直講

大學是大人之學古者人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
人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此是小子之學到十五歲時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
都入大學教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是大人
之學這一本書全是說大人之學故名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經文這一條是經文中的綱領道是道理孔子說有大人必有大人的學問有大學必有大學的道理大學的道理安在其一在明明德明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天所與我的仁義禮智之性本自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人須下克己的工夫務要充開氣稟之拘去了物欲之蔽使自家的明德依舊還明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根本所以大學要明明德其一在親民親字依程子說讀作新字是舊本錯寫做親字新是鼓

舞作興使他去舊從新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都有這明德不免爲習俗所染人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鼓舞作興使他將本有的明德重新都明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用處所以大學要新民其一在止於至善止是住到箇去處不遷動的意思善是好處至善是好到極處言既能明德新民不可苟且便了務要造到天理當然之極如明德必使無一毫之不明新民必使無一人之不新如此纔是大成之學所以大學要止於至善大學之道既是在此三者故必盡此道然後可以爲大學必有此學然後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以成大人此固學者分內事而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尤所當究心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一節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之由止字
便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能先曉
得所當止的去處志便有定向無疑惑了故曰知止
而后有定靜是心不妄動人若志有定向心便有主
張不妄動了故曰定而后能靜安是所處而安人若
心不妄動便隨其所處無不安穩自然不動搖故曰

靜而后能安慮是處事精詳既能隨所處而安凡事
便會仔細思量自然不錯亂故曰安而后能慮得是
得其所止既能處事精詳然後明德新民都得了所
當止的至善故曰慮而后能得可見止於至善必須
先知所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卽是明德新民明
德新民一已一人因喚做物明德方能新民是明德
爲本新民爲末故曰物有本末事卽是知止能得知
止能得有效因喚做事知止方能得止是知止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爲始能得爲終故曰事有終始明德爲本知止爲始
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能得爲終在所當後人之爲學
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則於道理便不遠了所以說
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是大學的條目工夫其序如此明明德於天下是
使天下之人都明其明德治國是教化一國之人使

無不善天下之本在國所以古之人君要明明德於
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以爲天下人的觀法齊家是整
齊一家之人使各盡其道國之本在家所以要治國
者必先齊其家以爲國人的觀法修身是修持自己
的身使動靜云爲無不當理家之本在身所以要齊
家者必先修其身以爲家人的觀法心是身之所主
正是去其私邪使歸於正心有不正則身之所行豈
能當理所以要修身者必須先正其心意是心之所
發誠是去其虛假使無不實意有不實則心之私邪
豈能去得所以要正心者必須先誠其意致是推極

知是知識人之知識有不盡處何以察得那意念的真僞所以要誠意者必須先致其知格是至物是事人于事物之理不能窮到極處何以盡得知識的分量所以致知的工夫又在於格物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新民的條目人能循序而致其功則明德無不明民無不新而止於至善亦在其中矣

物格而后知致知而后意誠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是覆說上文的意思至是盡處言人能窮極事物之理無有不到則心之所知自無不盡可見致知必在於格物也知無不盡然後能去得那意之虛假而無有不實可見欲誠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無不實然後能去得那心之私邪而無有不正可見欲正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無不正然
靜云爲皆當於理而身無不修可見欲修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既修了則一家之人取法於身也都各盡其道而無有不齊可見欲齊家者必當先修其身也家既齊了則一國之人取法於家也都興起於善而無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不治可見欲治國者必當先齊其家也國既治了則天下之人取法於國也都感化人人皆明其明德而無有不平可見欲平天下者必當先治其國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天子是至尊的人庶人是至卑的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則公卿大夫元士都在其中而天下之人盡之矣壹是解作一切言盡天下之人尊卑雖有不同一切要以修身做箇根本上文格至誠正便是修身之功身既修了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於八條目中揭出一事言之以見修身爲最要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這是重結上文的意思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之一身既不能修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決不可得可見身之不可不修也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若於一家當厚的人既不能厚却要厚那國與天下的人決無此理可見家之不可不齊也修身是明德的終事齊家是新民的始事誠爲條目中至要者人豈

可忽諸

右經一章

右是指以前而言經字解作常字一章是一篇這以前的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學者能此便可以爲賢爲聖人君能此便可以爲帝爲王誠萬世不可易之常道也所以謂之經文

康誥曰克明德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德是人所同得之理武王作書以告康叔說人皆有德而拘蔽者多惟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昧所以爲周之聖君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看着諝字解做此字明命卽明德以在天而言謂之明命伊尹作書告太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忽忘者多惟成湯能常目在之無一時之怠玩所以爲商之聖君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卽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大德而狹小之者多惟堯能明之以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唐之聖君

皆自明也

自是自己曾子說這三書所言雖有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卽經文所謂明明德也豈非都是自明已德之意乎可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外乎此人能自明其明德是亦聖人而已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傳是訓解的言語曾子所作自此以後十章皆是釋字卽是解字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湯是商王成湯盤是沐浴的盆銘是刻銘於盆上以自警的言語苟是誠新是自新其德日新又新是繼續不已之意成湯刻銘於盤上說人心之有惡譬如身之有垢一般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譬如沐浴其身以去垢一般若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不可但已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必使無一時之間斷方好若或少有間斷則前之新者亦徒然矣豈能成其德乎此是言自新之事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語作是振作新民是自新之民言人君於那百姓每遷善改過能自新的要鼓舞振作他使其常常爲善不要住了此是言新民之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皆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其命則新此是言自新新民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啓下之詞言以此之故極字卽是至善曾子說卽這三言觀之可見明德新民必當止於至善方好所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此章是釋新民然必本之以自新而要之於至善者可見非明德不足以及新民而非止於至善亦不足謂之新民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止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止是居止言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九
姓每都止居於此可見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是小雅緝蠻篇緝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的
去處言那緝蠻的黃鳥都止棲於山高樹多的去處
孔子讀此詩說道黃鳥乃一物之微於當止之處尚
然知止况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這黃鳥能知
所止乎可見至善乃人所當止而從事大學者不可
不知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美辭
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詩人
說穆穆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
所止也曾子申詩說文王之敬止何如如仁是君道
文王之爲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於那
爲君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毫之不仁這便
是止於仁敬是臣道文王之爲人臣忠誠以立心謹
恪以奉職於那爲臣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

毫之不敬這便是止於敬孝是子道文王之為人子時時以愛慕為心事事以繼述為念於那事親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這便是止於孝慈是父道文王之為人父撫愛無所不至教誨無所不周於那為父的道理曲盡而無以加這便是止於慈信是交人的道理文王與國人交不但所言之無偽妄所行的無虛假凡所以發於吾心而固結乎人心者皆有以合乎天理之中而非若期必之小信也這便是止於信文王之敬止蓋不止此五者而五者乃其大端學者誠能體察於此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

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是衛人美武公之詩瞻是望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曲處猗猗是美盛貌斐是文貌君子是指衛武公言望那淇水邊菉竹猗猗其美盛以與那斐然有

文的君子其學爲有成也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了又用鑢錫磋他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椎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瑟憊就心上說德存於心便瑟然嚴密而不粗疎憊然武毅而不怠弛故曰瑟兮憊兮赫喧就身上說德形於身便赫然宣著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故曰赫兮喧兮誼字解作忘字君子盡切磋琢磨之功致瑟憊赫喧之驗所以自能感人而人

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如此道是言學是講習討論之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工夫恂慄是戰懼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是指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是指理之極處說曾子既引詩人之言又解詩說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衛武公肯去爲學讀古人的詩書論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討又向人問辯務要將那義理件件明了無有疑惑譬如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去磋他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衛武公省察他自家的身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行事

善與不善務要見箇分明不肯放過若有不當理處便克治了不肯將就容隱以爲身心之害譬如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去磨他一般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瑟兮僖兮者蓋言衛武公學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戰戰兢兢無一時懈惰無一時苟且這便見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兮僖兮所謂赫兮喧兮者蓋言衛武公既有敬德在心其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嚴人皆畏懼有儀容人皆則象這便見他宣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蓋言衛武公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其盛而無不全備善極其至而無不精純既有這盛德至善便自然能感乎人而深入其心所以百姓每都仰慕他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嘆詞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詩人嘆息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終不能忘君子是指後賢後王小人是指後世的百姓曾子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忘者因他留下無窮的德澤於人使後世爲賢人的
有所模範而仰其德業之盛爲王的有所承藉而思
其覆育之恩是君子得其所矣爲百姓的含哺鼓腹
享其所遺之樂耕田鑿井受其所遺之利是小人得
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思慕之終
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本末的說話聽是聽斷訟是詞

訟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曾子引孔子之言說若
論那判斷詞訟使他屈直分明我與人也一般這非
是甚難之事必是能使百姓每相敬相愛自然無有
爭訟乃爲可貴耳這是孔子之言如此情是情實辭
是爭訟的言辭畏是畏服志是心志曾子既引孔子
之言又申說爭訟的人是不實的人爭訟的言語是
虛誕的言語聖人能使不實的人不敢盡那虛誕的
言語蓋由聖人盛德在上以德爲威以德爲明大能
畏服民之心志自然無有顛倒屈直相爭訟的所以
訟不待聽而自無也這無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

無訟是已德之明觀於此言可以知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一句前面已有了下一句是箇結語上面必有說話是古人流傳失落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蓋是疑辭間是近嘗是曾竊是私朱子說這傳之五章疑是曾子解釋經文格物致知的意思而今亡失不可考矣然這格物致知是學者用功之始若少此一節則誠正修齊

治平都做不得了是誠不可闕也所以我近時曾竊取程子的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若要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以言之蓋人心虛靈不昧都有箇自然的知識天下事物不齊都有箇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其知實周於物那物雖在外其理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其心之知有不盡也所以大學教人之始必使那爲學的就於天下的事莫不因吾心所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究一件務要到箇至極的去處至于

用力既久而一旦豁然都貫通了則凡事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裏的或精妙的或粗淺的無一件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用無一些不明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所以說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是朱子補的傳文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謾不肯着實慊是心中快足無有欠缺獨是

意念發動獨自知道的去處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只是要人於意念發動時便着實爲善着實去惡常禁止那自家欺謾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決要去了好善如好好色一般必要得了這等方纔合着那好善惡惡的本心自家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道這等去處君子必須謹慎務要着實好善惡惡不敢有一毫之苟且能慎其獨方是能誠其意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是沒人看見自家獨居的去處厭然是消沮閉藏的態度言小人獨居自謂沒人看見樣樣惡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却消沮閉藏遮掩他的不善顯出他的善來只說瞞得過君子了殊不知那不善却是實的那善却是虛的人看見這情狀就如看見他的肺肝一般似這等惡不可掩善不可詐枉費了機巧之心有甚益處所以說則何益矣誠是實中是

裏面形是發露外是外面言小人之情狀畢竟被人看破如此這便是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自然有那不好的形迹發露在外面理勢必然不可勉強者也然小人既是詐善掩惡便是也知善是當爲的惡是當去的只是於那獨知的去處意念所發不肯着實自家欺了自家只說人不曉得然不知其終不可掩一至此也所以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戒了自欺務要求箇自慊然後已既能謹獨則其發露於外自無不善者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曾子的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明上文之意嚴是可畏的意思言那獨知的去處人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可以苟且殊不知人雖不知其幾已是動了則或善或惡自家看的甚真誠中形外人又見的甚明就如那十目共看着十手共指着一般這本是獨知處却有不可掩者如此豈不是可畏之甚知其可畏則謹獨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安舒的意思言人若富足便潤澤其房屋自然華美人若有德便潤澤其身體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自有徵驗何以見得那有德的人心裏常廣大寬平
身體自然舒泰無局促不安之意這便是德潤身處
然有德從誠意中來必能自慊方纔有德所以爲學
君子於那意念所發必要着實好善便着實好善惡
惡便着實惡惡不敢有一毫之欺也此一章爲大學
功夫至要緊處蓋意所發乃萬事之機括所在善念
一發則於理爲是於事爲得於天下國家爲治爲安
惡念一發則於理爲非於事爲失於天下國家爲亂
爲亡所發是實則所行皆實事所發不實則所行皆
虛事其動雖若甚微而幾於此決則所繫甚大誠不
可以不慎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
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有的身字
當作心字忿懣是箇怒心恐懼是箇畏心好樂是箇
喜心憂患是箇愁心有所忿懣是不當怒的事却去
怒他或事雖當怒却又怒的過了其事未來怒心已
存其事既去怒心尚在便是心中有箇主意去怒了

所以說有所忿懣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言心是一身的主宰心之不正皆由情有所偏如事有可怒者誰能不怒但怒的當理方是怒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怒這怒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事有可畏者誰能不畏但畏的當理方是畏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畏這畏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事有可喜者誰能不喜但喜的當理方是喜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喜這喜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事有可愁者誰能不愁但愁的當理方是

愁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愁這愁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這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心之用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者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豈可得乎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是身之主耳目口是身體之能聰明辯察者人必心有所主然後百體從令莫不各得其職也若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則心便被他牽引於外不在內了心既不在則血肉之軀何所管攝目雖司視然視之而不能見耳雖司聽然聽之而不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聞食雖在口然食之而不能知味雖在身上至切近處尚且如此況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豈能得其理乎這是心不能正其身便不能修如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言人因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遂使此心不能常存因爲心不能存遂使視聽食味之間有不能知可見心爲一身之主心之不正身必不得而修也所以經文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意正謂此然正心如何必當靜時涵養不着私欲擾害他動時省察不着事物牽引他務使湛然虛明隨事順應而喜怒憂懼皆無所偏則心正矣心正則身修而動靜云爲無不當理豈止於視聽食味之間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話八是衆人之是於辟是偏曾子說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蓋言一家的根本在身此身於人相接情之所屬各有箇當然之則但人多任情好惡不能檢察所以陷於一偏而身不能修也如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父有過也當諫諍子有過也當教訓這便是親愛的正理若只任情去親愛這親愛便偏了卑污之人固當賤惡然其人還有可取處也不該全棄他尚有可教處也不該終絕他這便是賤惡的正理若只任情去賤惡這賤惡便偏了畏是畏懼敬是恭敬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自有箇畏敬的正理譬如君上之尊也要責難救過若只以恐懼承順爲主却又不是忠愛

所以任情畏敬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憐憫的意思困窮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箇憐憫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只管去憐憫却又成了姑息所以任情哀矜這哀矜便偏了教情是簡慢的意思平常的人固當簡慢然自有箇簡慢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只管去簡慢却又成了驕肆所以任情教情這教情便偏了鮮字解做少字言人情陷於一偏如此所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惡所惡

的人却能知其美乃是平日能用克己工夫到箇至公至明的去處纔能如此似這等人世上豈能多見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言人情既陷於一偏則便任其所向而不能自知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是好貪得者無厭他的田苗雖長的好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此皆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卽是而觀可見欲齊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要感化一家之人使父慈而能嚴子孝而能敬兄愛而能教弟恭而能順夫和而能義妻柔而能正豈可得乎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之謂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這是曾子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說話國人是疎遠

的家人是親近的聖人却說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是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使他學好却能去教那一國的百姓都做好人決無此理所以爲人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於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盡其道而教成矣所以若是者何也蓋家國雖異而其理則同如善事親之謂孝然國有君上與在家之親一般事親的孝卽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兄之謂弟然國有官長與在家之兄一般事兄的弟卽是那事長的道理撫愛卑幼之謂慈然國有衆百姓每與在家之卑幼一般撫卑幼的慈卽是那使衆百姓每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本是行於家裏的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待外求只修身以教於家而化自行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武王作書告康叔說爲人君者保愛那百姓每當如慈母保愛那初生的子一般曾子解說初生的子至爲無知果何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保之蓋赤子雖無知然不能無欲雖有欲然不能有
言爲慈母者愛之無所不至故體之無所不周只將
那誠實的心隨處去探求他自能得其所欲雖不盡
中也不甚相遠了然這保赤子的心乃天理人情之
至不是強爲的如今有子者箇箇都會保愛何曾有
在家時先學會養子然後纔去嫁人的可見其出於
自然也慈幼之心旣出於自然則孝弟之心也都出
於自然但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所以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者卽在是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

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這一節是言教成於國之效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
禮相敬一人是指人君言貪是縱欲戾是背理機是
機關發動處僨是覆敗曾子說人君能以仁教於家
使父慈子孝皆有恩以相親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
也都興起於仁能以讓教於家使兄友弟恭皆有禮
以相敬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也都興起於讓若爲
人君的貪欲而縱肆無度背戾而行事乖方則一國
之人也都做倣便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下以
此應機關觸動處自然止遏不住如此所以古人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說一句話說的不好便可以敗壞了事人君一身行的好時便可以安定其國正此之謂也然則爲人上者豈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端而躬行仁讓以爲立教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堯舜是古時兩箇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箇無道的君令是政令求是責成他非是說人不是藏是存恕是將人比已將已處人的道理喻是曉喻使人從我此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所存皆仁心所行皆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仁桀紂之爲君其心慘忍其政猛厲是以暴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暴蓋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乃理勢之自然也若人君所好的是恭出令以教人者却是仁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誰肯從他所以治人的君子必先反諸其身自家有這善纔去責成人使他爲善自家無這惡纔去說人不是使他去惡這便是將人比已將

已處人的恕心纔能曉喻諸人使皆從我若是自家無善却去責人之善自家有惡却去正人之惡是存乎已身者不恕了如此而欲曉喻諸人使皆爲善去惡決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合上文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所關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所係所以欲治國者不必求之於國只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是指女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詩人說桃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與女子之歸於夫家必能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無不宜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爲人君者必能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家人無不宜也否則自家的閨門且有不睦而又何以教人乎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蓼蕭篇詩人說兄是至親的尊長爲弟者

務要恭敬不可傲慢干犯他這便是宜兄弟是同氣
的手足爲兄者務要友愛不可疏薄欺凌他這便是
宜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爲人君者必能
宜其兄弟然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兄弟無不宜也
否則自家的骨肉且不相容而又何以教人乎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鳴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作差字四國是
四方之國曾子引詩說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沒有
差忒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引詩如此又解詩說
人君是百姓的表帥必是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
能友爲弟能敬自家所行的都足以爲人觀法然後
百姓每皆取法之父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
也去敬無有不從化者也否則其儀旣忒何以正是
四國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卽上三詩觀之可見人必先齊其家然後可以治國
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興是興起
倍是違背恤是憐愛的意思想孤是孤幼的人絜是度
矩是爲方的器具曾子說天下是遠的國是近的經
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言天下無不同
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顧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上
能善事父母而老吾之老那國人有父母的也都興
起於孝上能善事其兄而長吾之長那國人有兄長
的也都興起於弟上能慈以畜幼而恤吾之孤那國

人有孤幼的也都從上而興起於慈無有倍違之者
這孝弟慈三件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可見人心之理
無不同也國人心既無以異於家那天下人之心
又豈有異於國乎所以爲上的君子有箇絜矩之道
度人心之所同而處分之使天下之願爲孝弟慈者
皆得以自盡而無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者度之
以矩而使其無不方也這絜矩是平天下的要道下
文之義皆自此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是憎惡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既說君子有絜矩之道恐人不知其義又解說如何是絜矩之道蓋人之相處有在我上的有在我下的有在我前後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如上以無禮使我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亦不以無禮去使他下以不忠事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亦不以不忠去事他或有所惡於前者即不以之先加於後而有所惡於後者亦不以之從及於前或有所惡於右者即不以

之相交於左而有所惡於左者亦不以之相交於右這是將人比已體之既無不周將已處人施之又無不當則上下四旁人人皆遂其所願而無有不均之處就如工人為方的度之以矩使其截然方正一般所以謂之絜矩之道人君能體此道便知萬民雖眾只是一箇心凡用人行行政務順其心而無所違拂則天下之民自然各得其所而無有不平者矣所以大學不說治天下只說平天下蓋人心平則天下自治而必有絜矩之道乃可以平天下之心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嘉樂只是語助辭詩人說在上位可嘉樂的君子卽是百姓每的父母曾子解說君民勢分懸絕何以說做父母蓋君子能絜矩以順民心民有所好的也去好他如飽煖安逸之類多方區處務要使他得遂民有所惡的也去惡他如饑寒勞苦之類隨事體悉務要使他得免夫同其好惡惟是父母於子爲然今君子也同民之好惡便是愛民如子一般民也自然愛他如父母一般所以說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然高大貌巖巖是聳峙的模樣赫赫是顯盛貌師尹是周太師尹氏辟是偏僂與刑戮的戮字同詩人說看那截然高大的南山其石巖巖然聳峙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勢位赫然其顯盛就如南山一般百姓都瞻仰着他却乃好惡不公致得天下亂了這是詩人譏尹氏之辭如此曾子解說有國家者旣爲民所瞻仰須當兢兢戒謹凡事務合人心若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之所

好者却去違拂了他民之所惡者却又不肯念恤他
那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必然怨恨都離散了身與國
家豈能保得所以說辟則爲天下僂矣這是不能絜
矩的其害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
是衆克是能配是對上帝是天儀字當作宜字監是
看着他的意思峻是大不易是難保道是言周公作
詩告成王說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

當初殷家未曾失了衆人時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
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得不好失了人
心那天命便去了纔到得我周家今後我周家的子
孫就宜看着殷家爲監戒不可再似他的子孫行的
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無常豈是容易保的曾
子引詩如此又解說詩之所云蓋言爲人君者若能
絜矩而與民同好惡便得了衆人的心爲民父母而
得國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一己之偏便失了衆人
的心爲天下僂而失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兢兢然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者

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慎是謹慎德卽經文所謂明德曾子說有國家者固當絜矩以得民心然使不能修德則理有未明心有未公何以盡得那絜矩之道所以治人的君子凡事固當謹慎而所當先謹慎者則又在于德也蓋必格物致知以啓其端誠意正心以致其實則慎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子德那天下之民自然感化歸順願做他的百姓豈不

是有人既有了人那人所居的地方自然都屬管轄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產的貨物自然都貢獻將來豈不是有財既有了財則國中大小用度自然充足豈不是有用君子只能慎德便有至大之效如此然則欲絜矩以平天下者可不知所先務乎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末是末稍言人君能謹其德便有人有土而有財若夫財用乃是有德之後自然來的這德豈不是本那財豈不是末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民爭鬪施奪是教民劫奪言德既是本乃所當重財既是末乃所當輕人君只修德而不務財便是能盡絜矩之道若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去慎他將那財來看做自家的必欲得他將見此風一倡民皆做倣人人以爭鬪爲心處處以劫奪爲務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說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是承上文說言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民既爭奪必然離散可見義與利不可並行民與財不可兼得

若外本內末雖是財聚却失了天下的心民便散了未有財聚而民亦聚者也若內本外末雖是財散却得了天下的心民便聚了未有財散而民亦散者也這財散與民散孰爲有損於國財聚與民聚孰爲有益於國有天下者可以辯於此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悖是背理貨是財貨言民聚雖是財散其實民既聚了財也不終散民散雖是財聚其實民既散了財也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不順理的言語加於人人也將不順理的言語來還
我是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若那貨財是橫征暴斂
不順理來的終須也還散將出去是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也似這等聚斂將來還出去了枉自暴虐失了
民心那財用何曾保守得所以人君只當慎德必不
可外本而內末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道是言武王作書告康
叔說惟是天命無常或去或留不是一定的這是說
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而散財以收民心則便得了天
命所謂得衆則得國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財以傷民
心則便失了天命所謂失衆則失國也天命之不常
如此人君誠欲保之又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
之道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記事的書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說楚國
的王子圉聘於晉晉國的趙簡子問他說你楚國以
甚麼爲寶王子圉說我楚國不以甚麼爲寶只是有
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爲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文公說仁是愛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有他父親惠公的喪秦穆公勸他興兵復國以爲晉君舅犯教文公對說今我出亡的人無以爲寶只是以愛親爲寶若無哀痛思慕之心只去興兵爭國雖得富貴不足寶也曾子引晉楚二臣的說話皆所以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特立的意思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彥是美士聖是通明的人不啻解作不但尚是庶幾利是益利秦穆公作書以誓衆說若有一个挺然特立的臣誠實專一不逞別樣才能只是易直好善度量寬弘能容天下之人見人有些才能便愛護他就如自

家的才能一般見人是箇美好通明的中心十分喜
好不但如他口中稱道的言語這等的人寔是能容
受天下的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
在位展布效用天下事件件都做的好必能保我的
子孫使他常享富貴保我的黎民使他常樂太平豈
不庶幾有益於國家所以說尚亦有利哉媚疾是妬
忌違是拂戾他俾是使通是達殆是危秦誓又說若
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有些才能怕
他勝已便妬忌憎嫌不待見他見人是箇美好通明
的怕他進用便故意阻滯使他到不得君上面前這

等的人心私量狹寔是不能容受天下賢才若用他
做大臣必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天下事件件都做
壞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
的黎民使他安樂豈不危殆了國家所以說亦曰殆
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是獨仁人是全乎天理的人放流是發去遠方迸
是趕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唯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是孔子的言語言那嫉賢妬能之人使他在位

善人必受其害縱不在位只容他在近處也會造讒
結黨傾陷善人但人君牽於私意姑息了他不能黜
遠所以國家終受其禍獨是那仁德之君曉得這等
人爲害不淺將他發去遠方趕逐在四夷地面不許
他同住在中國貽患於人蓋深惡痛絕必除根而後
已所以爲善人計也這便是孔子所謂唯是仁人能
盡愛人的道理保安善類使他不見害於凶人能盡
惡人的道理禁伏凶人使他不得害乎善類蓋仁人
之心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此所謂能繫
矩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字當作慢字過是過失曾子說人君不辯賢否的
固不足言若或見箇有才德的明知他是賢人却不
能舉用雖或舉用又疑貳展轉不能早先用他這是以
怠忽之心待那善人了豈不是慢見箇無才德的
明知他是惡人却不能退黜雖或退黜又容隱留難
不能逆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那惡人了豈不是
過蓋善惡所在乃天下之治亂所關愛惡所形乃人
心之向背所係所以書經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

說章善癉惡樹之風聲苟非人君斷在必行以章明
好惡於天下則人不知君心所在果是何如君子疑
畏而不敢展布小人觀望而將復滋蔓欲求致治豈
可得乎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

拂是違拂菑是菑害逮是及言那無才德的惡人是
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却乃喜其便已之私反
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德的善人是人
所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已之欲反去

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
本性今人之所惡却去好他人之所好却去惡他豈
不違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
心必失天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菑害必及其身也蓋
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失當不止
民心不服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實
受無窮之禍毒既流於天下怨必歸于一人乃自然
之理也爲人君者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大道卽是絜矩之道其端發

於吾心而其爲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所以謂之大道曾子說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耳蓋必忠以盡已而不欺信以徇物而無僞則一心之中皆天理之真切於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已度人而得其實推已及人而當其情絜矩之大道固可得於已也若或驕焉而誇大自是泰焉而放縱自恣則一心之中皆私意之障塞於那好惡所在不惟不肯同於人且將任其偏僻而拂人之性絜矩之大道卽於是而失矣是其得失之幾深戒夫驕泰也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急急的意思舒是寬舒曾子說財用雖是末事然國家必不可無若要生發這財自有箇大道理在蓋財貨皆產於地若務農者少財何能多必是嚴禁那游惰之人使他都去耕種便是生之者衆凡喫俸祿的都是百姓供給若沒要緊的官添設太多沒要緊的人虛支餼廩百姓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四
能供給得起必是裁去冗濫官役只是要緊當事的
纔許他喫祿便是食之者寡農事全要趁時若不及
時田苗便荒蕪了所以人君要差使他須待箇閑隙
不要妨悞他的農時那百姓每纔得急急的趁時去
作田便是爲之者疾國家費用皆取於民若不樽節
能免匱乏所以人君將每年所入算計了纔去支用
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
務要積下些寬餘的以防不足便是用之者舒夫生
之衆爲之疾則有以開財之源而其來也無窮食之
寡用之舒則有以節財之流而其去也有限那財貨
自然常常足用了這便是生財的大道又何必多取
於民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將起來的意思仁德之君惟恐民之不足散
財於民不私於已由是天下歸之而安處崇高之位
是用那財來起發了自己的身無仁德的君惟恐已
之不足專務橫征暴斂以恣所欲由是天下叛之而
不免危亡之禍是用這身去起發那無用的財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仁是愛人的道理義是忠君的道理言上若好仁輕徭薄賦節用愛人務使那百姓每箇箇都其所那百姓每便都感激愛戴各輸忠誠以報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便看着人君的事就如自家的事一般踴躍趨赴畢力圖成沒有箇有始無終使國家之事不能成就者也看着人君的財就如自家的財一般大家保守使君父安其所有沒有箇爭奪悖出使府庫之財不能受享者也這是好仁的效驗如此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養馬四匹爲乘畜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的察是理論他伐是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的百乘指兵車言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乘的孟獻子說那畜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祿不當再理論那雞豚以爭小民之利那伐冰的人家俸祿愈加厚了不當還畜養牛羊以爭小民之利那百乘的人家又有百姓每的賦稅供給他不當畜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聚歛財貨之臣比似有聚歛財貨之臣剝削小民的膏血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止於傷已之財而害猶不及民也獻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說獻子所云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其利於人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了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爲利則得了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爲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是言人君爲國家之長彼爲善之一句其義難通疑有闕文誤字今不必強解自是由蓄是天蓄害是人害言仁義未嘗不利若專心求利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君子必不爲也若爲國家之長而專以財用爲務者必是小人導引他如此那小人刻薄殘忍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聚財爲有能以害民爲得計將使民窮財盡四海離心天蓄人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必不可

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正謂此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謹按此章發明治平之理至爲詳備然發端之始在乎身行孝弟慈於家推行之要在乎絜矩而絜矩之道則在乎與民同好惡而已觀夫好惡同於民則爲民父母而得衆得國好惡偏於己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可見絜矩之道誠不外乎此也然絜矩非可易言者必是見理明纔能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存心公纔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而欲明欲公則非修德不能所以君子

必先於慎德也至於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於理財用人蓋財者民之所好也無財民之所惡也觀夫外本內末民便爭奪離散財仍悖出而天命亦因之以失可見人君必當散財以與民同好惡也善人民之所好也惡人民之所惡也觀夫不先不遠則爲慢爲過好惡拂人則蓄必逮身可見人君必當用斷斷休休之臣放流媚疾之人以與民同好惡也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異者始於立心而已立心忠信便能明能公而大道可得反是則爲驕泰便不明不公而大道失矣是忠

信又絜矩之本也曾子發明至此可謂明盡矣而又言及生財之道者蓋因前段只說散財得民恐人疑夫貨財之不理或致用度之不足故又言此數條以足其意言散財得民非遂使國家之無財也生財自有大道只是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財用自然常足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方可聚也况仁者以財發身是未嘗不利也上好仁則下必好義而事皆有終府庫可保是未嘗不利也所以古人恒以爭利聚歛爲非而人君當以務財致蓄爲戒蓋以自有生財之大道好仁之大利存焉而財利

之利反以招害者正所不足言也自非深明絜矩之義者又何足以知此哉然此章雖專釋治平其實一部大學皆具蓋忠信誠也慎德則格至誠正修身皆在其中而明德之事盡矣由是而老老長長恤孤則爲齊家由是而使民興孝興弟不倍則爲治國由是而絜矩以公好惡而得天下之民之心則爲平天下而新民之事盡矣二者皆造其極則止至善之事也有國家者誠能熟讀詳味得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則學問有本治化有成雖堯舜三王之德業何以加於此哉

三十五

於以不備之公及國之臣本欲分有以繼其

明立字號之二一有國者皆始由德而後久

心腹之平天下而後及之正端矣二亦其

為國由其在於其公之德也其德之

與國無異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其德之

德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

德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

德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其德之與國無異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